

忠獻韓魏王家傳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一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諱琦字稚圭安陽人韓氏之先出自晉御獻子之後以國為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為著姓公即昌黎之裔也其後徙居於深州之博野遠祖拙為沂州司戶參軍生沛為登州錄事參軍沛生全隱居於博野全生三子曰又賓曰文操曰存又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晦辭審辭存生正辭又賓仕唐僖宗為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

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平原子昌辭為鼓城縣令

以天復二年三月終于真定以大復三年七月

葬蠡吾以晉天福二年祔夫人張氏改葬趙州

贊皇縣之北馬村是為高祖昌辭生一子諱璆

終廣晉府永濟縣令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始葬相州

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曾祖也璆生公之皇祖

諱高宗諱宗仕本朝為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

累贈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夫人李氏深人義

之女晉相松之猶子追封魏國太夫人皇考諱

國華諱議大夫知泉州召還道病卒於建陽驛

國史有傳慶曆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北洙師  
曾誌於墓丞相富弼為神道碑所載事業甚詳  
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  
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  
追封楚國太夫人公以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歲  
七月二日辰時生於泉州公自幼而孤鞠於諸  
兄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  
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仁宗初臨  
軒試進士公以二十歲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  
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  
於殿上先是赴省進士元絳有叔同待試於都

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具言冥中嘗至一官府  
殿閣甚嚴密中有一堂榜云侍中堂附窺堂中  
則列人之姓名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琦  
字皆黃金外以青紗覆之此事甚播於當時然  
公猶未第但開門為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  
知公為誰何及省榜出始見公姓名衆人驚相  
謂曰非元氏所夢者乎公既亞榜首知者異之  
厥後空踐此位乃推考本朝以來為首侍中者  
至公始四人而已授爵作監丞通判淄州侍秦  
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踐過禮服除明道元年  
冬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直集賢院二年六

戶部左藏庫時高科已入文館者指口可至貴  
顯公監臨物務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  
為卑凡職事亦未嘗苟且休中須索金帛皆內  
臣直批<sub>也</sub>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  
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  
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謂為弊廢而不行願  
復如舊制以杜姦偽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  
員天下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納內臣者往  
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sub>也</sub>廡遠方衙校苦於  
稽留公乃奏罷去內臣災傷州郡所輸之物帛  
不如度者例猶追<sub>也</sub>剝公請蠲之景祐元年九月

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陳留等七縣月遣人  
一詣禁地巡捉飛放民頗為擾公奏曰陛下畋  
遊之事廢之已久蒐獮之地共之斯衆豈容姦  
吏未革浸半願申嚴禁止之三司循例下府配  
買馬食草六百萬公奉諸縣益有失傷者豈可  
槩令認數為奏得蠲減九縣二百餘萬九刑名  
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辨初條奏府事雖日  
紛冗省覽亦不減裂無巨細必詰正而後已時  
文牘得公書者郡吏必喜相謂曰過韓家關矣  
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文武官  
在京丁憂至服闋月俸給見錢六分在外遭喪

原缺

屬者猶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  
漢其勞曾未周暮又將易制臣切計之不若  
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  
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  
得以龜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日所急以  
佑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陔久  
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彊則驕  
逆希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  
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  
及之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  
在理為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家律法及

所造管尺鍾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  
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  
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認稽古近  
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  
之定奪權且停罷詔從之明年上將行南郊之  
禮公又奏曰臣先曾將歷代典志文字及用漢  
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朝曾令和峴  
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  
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遂具聞  
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  
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藉乞再訪知

樂者俾令詳定後蒙擬蘇其時臣曾將景祐廣  
示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  
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  
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朝臣竊聞  
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鍾磬等見今並存欲乞下  
太常寺將來郊禮復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  
聽惟和詔下兩制詳定皆以謂當如公請遂聲  
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時災異數見朝廷  
但齋醮禳謝公既上疏極論為無益繼又聞大  
慶殿建設道場及分遣中使詣名山福地祈禱  
公奏前世祈禳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

詔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為福願法而行之  
或宮中有宴飲之事亦望稍加節減不獨仰奉  
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  
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未嘗臨御臣下  
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干庭豈僧道凡庸之人  
繼日累月喧雜於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  
也昔唐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  
士彖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  
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令移  
於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  
於別所安置上嘉納之內侍省都知以下非時

遷轉公奏曰近陸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僚而下有  
詔增秩用勸勞者內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  
實總其事故有選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以  
推恩當時公言共謂非當蓋以其一官之效而  
衆人蒙賞故也或以為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  
而叙遷未甚為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  
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  
以懷疑誠以沮勸之方爵賞為大若匪闕其官  
簿簿簿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特申寵拜或不由  
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

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

轉宗

賞如此願亟行

追寢以勸天下時中外臣僚多干求內降撓政

公奏曰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爵任使必

與兩地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皆是

出于宸衷只自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

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

內中下表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

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

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為害至深陛下聖德

新准此又敢未除願降詔諭戒飭及出于請

者姓名付有司治之又聞文臣中近有進狀乞  
充三司副使及武臣內亦甚有進狀乞加遥郡  
或橫行使額之人緣此任使並是國家要近之  
職必須稽合公議選于聖衷固非臣僚自可陳  
乞此後輒上章妄求選任者乞重置於法上皆  
許詔禁止仍令御史臺糾劾之民間復作銷金  
其盛至於臣僚戚里之家服之以入宮掖  
無避懼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雖貴近之  
人犯者無令入內付外勘劾朝廷乃下詔申諭  
嚴開封府有犯銷金者以刑名未明申請審  
院議正徒三年公曰大中祥符八年勅犯銷

全者斬今偶有敗獲正宜行法以警衆豈可創  
意定刑壞先朝之法啓奢僭之漸請復用祥符  
舊勅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刑院大理寺詳定以  
聞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  
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  
若杜銜范仲淹孔道輔宋祁胥偃衆以為忠正  
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  
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章已十上不  
報公乃拜疏曰臣伏聞有虞至聰也成湯至明  
也其命相則猶咨于岳選于衆不敢以獨覽有  
決于上必僉而舉之始正其位故得百工信其

治而不仁者遠於朝未有殺以為非才上獨為  
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而衆  
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  
今累上封奏指言陸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益  
以宰臣王隨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褊  
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略仰益盛化徒  
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誚中外而自宿  
疥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  
有大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  
而不朝君父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權親舊怡然  
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

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  
自古無有今聞所患再加不能復詣中書養疾  
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  
亦已窮矣其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  
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條擢  
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况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  
奪監左藏庫吳守則雖界滿出剩而帳曆憑由  
不能依限結絕尚猶不應酬獎條勅保明之官  
已重寘其罪以此較之則述古之授是為欺罔  
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為群牧判官以  
降成命却令男綜不以資叙回

記 詳見網將朝

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已

之物紊亂綱紀舉朝

非笑此一事陛下若公

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

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

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為不善

更無畏忌矣又石中亦本以藝文進居近英宗廟

兼領常局事尚不能以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

譽為人所稱處于翰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

大政則誠非所長代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衆

星流隕躔次不順河小地震壓覆至多雖歷代

所書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

雪春首霆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

則變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  
敷詔詢求讜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  
勅天下偏責剝舉收之臣則以為過不在已泰然自處于臯夔稷禹  
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乞須前詔於天下而  
罷立其限則皆抑一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  
之明應也陛下用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  
浸成弛慢之風必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  
之意如望天責可四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  
也陛下儻以為六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  
宜輕議孰若以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

原缺

求為省府官公言莊人品猥下自王隨援引得  
知赤縣而三司希旨舉薦俾往陝西辭之曰已  
賜三品服今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厥罪乃降莊  
通判楊州公以自變茶法以來歲罄京師銀絹  
配擾江北居民而內虛府庫外困商旅請選官  
參定酌中之法乃命公與御史中丞張觀侍御  
程戡同三司使副別議其法四年秋發解開封  
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  
國子監考試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  
示至公從之寶元元年八月假太常少卿昭文  
館直學士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以知環州高繼

嵩副之公言繼嵩知瓌州回軍人得遺箭繫以  
匿名文字言繼嵩將叛繼嵩心不自安遂乞還  
朝乃差克國信副使臣察其事之偽者有二辨  
其惑者有一繼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為  
西賊所惡設反間而去之不然則取下嚴而為  
成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偽可察二也且繼嵩背  
義投誠元昊忠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  
遺箭達其叛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遇以  
謂宜急遣繼嵩還邊其元告匿名文字亦請論  
罪如律外以杜黠賊行間之謀內以破墮兵詭  
中之計次堅繼嵩用命之心使邊郡聞之孰不

長朝廷之明而厲忠義之懷乎遂詔繼高復還  
豫州以閣門通事舍人上從益代之公以京城  
內逼郊禮數自盜賊公行輦轂之下宜有禁暴  
之法請南郊前一月降勅開封府約束強盜及  
持杖竊盜罪至徒并折傷人以上如犯在赦後  
無得以赦原其竊盜賊重者亦奏聽裁從之三  
年五月侍御史王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  
德至景祐年戶百用度靡有鉅細較計所入所  
出之數省罷不急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二  
司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備  
具若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為

浮費自可裁度上聞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  
致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為私家僕隸在京不  
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計邪  
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  
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  
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  
千文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  
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  
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  
會問入內內侍省等施行公言解鹽禁榷地分  
凡二十一處而利害不同請命近臣以新舊二

法取其利最長者議為經久之制詔翰林學士

宋庠知制誥王堯臣同三司講議七月授起居

舍人知諫院王沂公曾望重當時

孝宗廟諱

許可公

為司諫時沂公尚未罷相見公論事謂曰每見

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

安至如希文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公以是益

知自信公以所存諫藁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

廟諱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

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略

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在職越三載凡

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

者必昧死論列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八月  
以本官知制誥知審刑院賜二品服先是盜殺  
同黨既已就捕例不越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資  
或欲減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  
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無得原是  
月以益利路大饑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  
稅賦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兵  
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擢劍門關民流  
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  
傷嘗勸誘納粟後難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  
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

等以下戶時皇子初降天下進金帛為慶列郡  
聞風修貢甚急公言勞擾疲民請悉免之益州  
歲織錦綺五十餘旁州皆染紅紫數萬練所費  
甚厚而皆出於民公請權以半為額諸州設市  
買院收市上供物多不以直公請停止之逐貪  
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僧粥活飢人  
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康  
定元年春西邊方用兵上念禁兵久戍因請遣  
使安撫陝西遂命公為陝西安撫使東上閣門  
使符惟忠副之上謂公曰異類猖獗官兵久不  
習戰而數出無功今日小警將以開後福也公

勇於自效七日受命十二日上道既至則列郡  
城池皆頽廢無守禦罷乃期以月日責之修繕  
又以河北樓櫓為法烽燧素不設但走人以候  
虜公悉度遠近以置之方兵興窘於財用公謂  
陝西產鐵甚廣請鑄錢兼用為使延安賊雖引  
去尚留兵圍塞門安遠塞將吏畏避莫敢出援  
知延州振武軍節度使范雍已有責命除象州  
防禦使環慶路總管趙振為仁人情憂駭環  
州公願無替雍公奏曰雍二府舊臣實盡瘁  
事而郡人德之願留以安衆心振彘勇使備  
管可矣若以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願起越

州范仲淹李之方陛下臣等之節豈假避形迹  
不言若步朋比誤國家事感歎涕泗平來  
授延州遇賊戰內臣黃德和等衆先遁兵陷平  
被執德和乃誣平降賊朝廷遂誅綱守妻平遺孀  
史文彥博具獄於河中府乃命公案實得獄  
情公曰平以疲兵數年敵賊十餘萬衆盡力  
戰為德和所累既就擒無辜賊不已忠勇無  
於古人今以誣言所惑淵忠恤孤之典林下  
臣豈不辭體乎由是始得推恩又降死事之臣  
若被賻贈慶州駐泊神衛軍隨軍戰沒者給牛  
之一二本軍都指揮使與衆將等分屯邠寧

係近上禁軍不能力戰以至陷沒主將若朝廷  
一切不問則無以勵衆請嚴賜令樞密院處分  
從之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默馬公  
以陝西科掇頗仍民已不勝困苦請瘞一路以  
安衆心從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公擬論  
仍促本路如詔言者又以增數為請公奏曰轉  
運司及郡縣尚未點集必謹重此事慮有輸撥  
蓋民情謂既為強壯且憂刺以充軍本欲近  
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以舊額  
二州外各於逐縣見管鄉村丁已下半戶內  
選差一名充弓手重差使減稅免役立

等級分教習著為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令既  
行人心帖然得數幾一十萬人邊聲甚壯將佐  
懦怯者悉使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  
萬時慶人陳叔度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  
公奏曰士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  
于僻左實羈縻之何得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  
求人才也詔皆徙邊任公遍歷邊塞見利害甚  
詳乃上疏口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  
延塞陝石驚駭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集臣  
受命引道徑趨西陲晝則奔走長途夜則評遣  
局事凡至邊郡率須宴犒故經度廉采不能繼

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周歷疆鄙管宥所得粗有一二思欲歸觀之日面陳旒屐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合敷奏臣竊以昊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疑養成允慝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賊遷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委任次焉已并為之擒矣偏罕之勇鷙者如郭遵萬俟政孟方張異者又為俘馘矣藩籬熟戶李士彬米知順李思忠之族亦為之

降且虜失以卒陷歿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  
惕然喪氣彼賊氣焰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  
已有趙振為代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  
舊若范雍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王禕將  
郭遵輩之驍悍敢鬪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熟  
戶既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  
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二十四里跨二土山在  
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闊昨來張  
守誨應卒繕營甚未固備制度佷小木植細弱  
其甍鍾板盡以人戶獨扇門為之至今無材料  
修換王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

甚多轉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交替便有  
物力營葺亦須冬末了畢况在城西屯兵馬不  
滿三千之數萬一賊討不測直攻鄜州但恐即  
日備禦未能固守鄜州既不能守則延州城寨  
非朝廷之有也况鄜延一帶係吳賊納款之時  
出入路道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報復  
便於巢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禦捍  
之備宜以鄜延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  
之患其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周劉興知州慶  
州又闕部麟寧高繼隆張崇俊雖有加不經行  
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力之

原缺

生靈蓋非臣淺慮所及也臣今為陛下計者莫

若差銳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

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

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就充本路鈐轄於

鄜州駐泊用朱觀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

部英宗如朝廷必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郡乞

專於鄜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自

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

臣充環慶部英宗令秦州曹瑛兼管幹涇原路

兵馬公事准偁分擘秦鳳開兵互相策應其公

邊堡塞除自來係大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

孤小寨柵斷自朝廷專委經略部諱司須得  
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餘羨然後併兵  
入城只留人負兵士三二十人以為斥候量事  
更差弓箭手防護所是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  
等闕額郎於諸班新換右職臣僚內選差催發  
其河中府同州郡諱銓轄別差稍知邊事臣  
僚充替魏昭昫王克基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  
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為拘定  
等杖夫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催促招收但以  
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杖愚  
短所見願早財擇上皆施行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第一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二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為陝西馬步軍都  
總管經略安撫使開府于永興軍命公為樞密  
直學士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陝西經略安  
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公陳用兵練卒  
之策曰必邊總管鈴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禦  
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  
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衄昨詣  
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  
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人

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為逐  
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  
晉精廩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懦  
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免  
主將爭占精兵專為己衛也自古臨敵取勝必  
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  
驍果膽力出於儕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  
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為一禦敵之際  
勢分力寡多為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  
得乎欲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寺分路於此駐  
駐泊并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鋸刀槍槊鐵

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為平羌指揮以五百為額其衣糧加龍衛而立驍捷之上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士兵一指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即以鄜鄜級若後來闕人即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士兵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略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匹無

馬者并馬給之詔從之八月上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賚手詔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既還九月十四日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等戰敗于三川寨官軍陷沒者五千餘人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亭寨率援兵至師于堡賊圍之數重珪諭軍中曰此死地也不可不用命乃揮鐵鞭進關賊衆披靡珪中三矢而還番賊留軍大掠三日知渭州鈐轄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賊乃退三班借職郭倫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劉瑄本軍指揮

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候劉用以事急出降  
遂并陷乾漵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權本軍  
方一日而李緯等未嘗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  
士卒畏怯遂至退衄使黠虜恣行殺掠而歸其  
劉繼宗李緯王秉望特免推鞠不以敗兵馬多  
少計罪但量其情之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  
差遣以責後效王珪以孤軍千餘當鋒血戰所  
殺賊兵不少既被重創次日尚求益兵出戰人  
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益衆寡不敵欲望貸  
其敗軍之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為報從之主  
珪仍賜黃金名馬上聞繼宗之敗又降手詔曰

晁宗慤等回省所奏選差使臣教閱諸軍武藝  
召募士兵候稍成次第審度山川伺察虛實計  
討賊境庶無虛發及專務持重保邊待其作過  
即覓便出奇痛行掩殺并欲直取和市等場務  
事今來朝廷相度若只務守禦則不惟虛延歲  
月兼又耗費供億至如近日賊軍深入延州保  
安軍界圍管金明寨并燒蕩熟戶族帳輸折兵  
馬陷歿使臣被虜安然往來略無畏憚即又未  
見持重保邊待其作過覓便出奇痛行掩殺之  
效若言綏宥二州人戶不多徒有城壘却欲先  
取和市後橋等場務錢帛則去年曾打後橋亦

總所得如此則守禦未驗攻討未期終用何術  
息此勞弊卿等既膺重任休戚所同當須體認  
朝廷宿兵日久防慮非一速盡經畫早謀平定  
仍具進兵時月密切聞奏府中復議曰將在軍  
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筭於朝廷乃畫  
攻守二策公與經略判官尹洙馳至闕下奏之  
唯上所擇上乃聽用攻策十二月遷禮部郎中  
入謝曰臣以邊防大議不俟召而至闕乃僥倖  
進秩何以逃清議力辭不拜詔郤延涇原兩路  
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既而范仲淹乞存郤  
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而又沮議者不一事遂

未決公奏曰累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  
去有行方略授與諸路郎委不誤事遂與夏竦  
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吳賊未能舉動之  
際兼程赴闕求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  
臣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茲事體大  
繫于安危若陛下決知可行兩地大臣主議不  
變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司而橫議日騰朝聽  
已惑攻討之說比比劄下且朝廷舉大事主大  
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易時降詔旨敎勵將  
士沮軍事者約古行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  
成况解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

秦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淮終見本非  
已謀將位聞之必無銳志今已二月將半漸有  
暑氣必難進兵臣此來奉行成筭非是年壯氣  
說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吳賊據  
荊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  
旗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為少即綠屯列城  
兼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  
數者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終及九  
千而已去歲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  
兵禦捍不灌禹人比援兵之至則賊已捷歸是  
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

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  
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聞臣僚堅執守議以  
為必勝之術者臣恐春失數寨秋陷數堡邊障  
日虛士氣日喪賊志棄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  
以興師以來科歛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  
年秋稔尚窘急如此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  
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入戶經臣有狀稱為不  
任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郭下絲絹行人十  
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  
弱以至于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  
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

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大騷師老思竭及期

無代每慮至此

臣

難盡言望陛下省華言之難

一為大事之當辦

宗

知其異議已沮師期且令

諸路置辦軍須訓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  
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  
討擊即乞斷在不疑尅日降旨則庶事已辦便  
可進兵朝廷終難之初攻討之議未決朝命未  
下因命環慶總管任福至涇原經制邊事賊復  
遣人叩延州請和公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款  
兵之計耳不然懈我邊防又將謀入寇乃戒諸  
路益嚴備不可弛公乃行邊趨涇原謀者報元

旻閱兵公度賊必寇山外即徑趨鎮戎軍召諸  
將會議坐間報賊入界公乃盡出其兵不募敢  
勇凡萬八千人使福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都監  
內殿崇班惲門祗候桑懌為先鋒涇原路兵馬  
鈐轄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  
禮賓副使武英又次之涇州都監禮賓副使王  
球參軍事持作監丞耿傳皆從公而授福等方  
略仍指圖示之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  
寨至羊牧降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  
道近且易糧草足供如未可與戰則據險設伏  
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公亦至城外重

戒之既行又自爲檄遺福等當持重勿貪利爲  
賊誘也福自新壕外引輕騎數千趣懷遠城捧  
龍川過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司巡檢內侍  
劉肅與賊兵一溜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  
衆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憚引騎趨之福亦踵其  
後薄暮福憚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  
屯籠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  
使賊得逸去謀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旣  
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  
之誘也悉力奔逐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  
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陣以抗官軍

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桑懌馳  
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  
陣動兵馬上山欲據勝地而伏兵自山背合擊  
而下士卒墮崖壑相壓者衆桑懌劉肅皆戰死  
賊分兵數千斷官軍之後福矢盡鐵簡挺身決  
鬪槍中喉而絕旣而賊併兵攻朱觀武英戰旣  
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  
之西而渭州駐泊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  
二百縱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  
能視軍賊兵益至步軍從東先潰衆遂大奔武  
英趙律王珪耿傳等皆戰沒軍士死者六千餘

人唯朱勸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賊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福敗死不相聞也方元昊傾國入寇分兵爲四流會於好水川其一流乃福所遇也或不意逢鎮戎之軍欲奔所聚之地福亦不知賊兵數流素有期會之所故乘急追逐陷賊之大陣當是時賊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即時拔寨出境山外居民保聚得以安全者亦諸將死戰之力也公乃上章待罪曰臣罄所領將士以禦賊獨居孤壘之中日俟勝捷而福等不依臣指縱邀其歸路以致敗亡上挫國威願正黜戮御前以劄子付公曰卿訓勵

遼師皆合事機但諸將偶失持重輕敵寡謀然  
其盡節死戰足謂忠勇亦卿獎勸所至勉更悉  
心極慮以圖來效倚任之切鑒寐不忘諫官孫  
沔輩乞置公大罪後夏竦得公所爲檄於福衣  
帶間上之會朝廷遣翰林學士王堯臣陝西安  
撫時范公以擅咎元昊書亦降知耀州堯臣言  
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  
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不可  
深責主帥朝廷知罪在裨將猶以言者止降一  
官二年四月遂授右司諫以職知秦州九月復  
舊官起居舍人公上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

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纔踰三歲西邊塞皆  
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  
將卒申酬賞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三分  
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  
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  
尚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  
下亦不以臣一失駟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  
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  
于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  
保疆守境安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  
則曰賊眾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壘示

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

公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

積室盧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

鎮我軍之後經略司專差籠箝十城監押馬爲美

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賂爲爰終不移

徒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

穫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於伐薪汲水悉便其

用既令入保城寨不唯無所居止無薪水以來

亦須市買以此甘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

全家被虜又自環慶抵於澤原沿邊熟戶數踰

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

意竊謂若以見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憲歲月  
之間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  
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唯存孤壘  
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  
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旣知無後患則乘勝  
深入關輔根本不挫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  
曰武爲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  
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歛之煩轉餉之  
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  
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  
大若爲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

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  
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爲處境  
樂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  
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  
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鄜慶渭三州臣  
今爲陛下計者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  
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  
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  
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  
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  
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搃其種落或更築壘

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  
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軍勢自然無  
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爲亂則可以嚴青  
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  
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  
使行間規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  
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  
誠暫勞永逸之長筭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  
然招置臣謂揀刺上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  
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旣壯則必邊  
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

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爲強幹弱枝之固  
則內外安矣公又以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  
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公詳度以  
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爲保毅弓  
箭手或別立名額速具利害以聞公奏曰有唐  
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益軍  
令必行而入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  
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祀寢久耳目習熟百姓更  
不知前代籍民爲兵但爲刺面給糧則甘死戰  
鬪聖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  
夷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吳寇擾西

鄆乃於陝西點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  
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  
至有父子兄弟踈屬外親或則雇人應名更相  
爲代而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托多是結  
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  
敗事臣是以累陳揀刺土兵自有祖宗舊法今  
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是與民  
不殊請以秦隴州鳳翔府弓手黥以爲禁軍人  
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陝西弓手揀充保  
捷指揮仍給招軍例物命旣下朝廷復檢會公  
前奏令如公請例物不給公曰揀刺土兵人皆

知爲當今之利無敢爲朝廷發明者慮生事已  
有責爾臣下避數十萬言之怨均驅建言盡已  
衆情怙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又以臣一言  
罪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戎立事豈  
不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  
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創募人  
爲強壯公恐民情驚擾請止以招弓手爲名人  
心遂安得數甚廣雖爲一時之便然弓手終非  
正兵之比難責征戰及刺爲軍所利至大公以  
秦川東西草市居民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  
居無所捍蔽絕塞之地豈不防慮因請築外城

九十一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而至正月  
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劉渙乞於古渭州  
起立文法修營城池收買質帳若成此事則洮  
河一帶蕃部可以照管朝廷下此議於公公奏  
曰秦之寧遠寨西至古渭州八十餘里其間皆  
熟戶住坐今於百里之外建一孤壘未見其利  
洮河一帶生戶從來部族星散各立頭項依附  
險要不相服從不能爲邊鄙之患今招撫近邊  
蕃部資用已廣其遠地生羌悠久所費豈易支  
哉詔於永寧寨以官舍五十間給哨斯羅收貯  
財物公曰使外夷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

唘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於生事兼不與屋  
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葺常關防  
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益警往來今旣許置舍  
貯財必常留人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  
動皆知况契丹元昊亦未嘗遠邊給屋昨楊勤  
等至龜茲一行皆鑠之於館我使至唘氏在驛  
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  
不可忽也官舍勿給爲便從之公言今之試武  
辨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  
斫駢腰躬腦躬一綽筈于放數箭之類乃是軍  
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

不皆非實藝而使臣軍負緣此例得拔用故諸  
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卒能  
取勝臣嘗熟思之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  
石力弩不能射親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  
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凡步射弓弩於四十  
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  
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  
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  
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  
射鹿子或笋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  
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

三九馬上使槍左右十刺得五中木人爲及等  
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  
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  
力者爲中馬槍鐵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槍步  
斫劍即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鋸刀木槊五十斤  
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  
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材錄  
用如二件以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  
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  
密院行之慶曆元年十月朝廷於四路置帥主  
江涇原路范仲淹環慶路龐籍鄜延路進公禮

部郎中仍舊職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  
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公邊招  
討等使管幹本路糧草兼本路營田使又以殿  
前都虞候廣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李昭亮爲秦  
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公言昭亮本貴家子生  
平未識行陣今備邊方急豈宜居是任詔徙昭  
亮永興軍總管公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  
歿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  
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爲意若人數  
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  
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一人日加

給錢二百具出師臨敵主帥陷沒者並斬從之  
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爲籬障然  
久授姑息無畏服心公邊熟戶多爲吳賊脅從  
公旣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龐波等  
族嘗鈔盜已出師焚蕩未入漢謝罪又遣使詰  
問皆糾了爲質而去公以恩威旣行乃遣通判  
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入吾若  
干我開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宜  
駐營於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爲罰半不至  
是慢令也率師誅剪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爲  
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環慶路總管司奏得

後陣亡軍貧與退敗歿陣者恩澤一揆以  
未便乞將得勝陣亡軍貧子孫一依賞格酬獎  
其退敗陣亡者止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  
管司依所奏公奏曰將卒臨陣皆圖勝捷力有  
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爲國喪身臣子之忠  
無大於此旣已歿於王事豈以勝負爲言國家  
唯追崇虛名存錄孤子所以誘勸來者使之效  
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嘆以謂一死報國  
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勵將士之術兼前記所  
載亦無此例若果須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  
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如舊制施行從

之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  
爲之阻合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  
能進兵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  
詔公同諸路經略司詳度以聞公奏曰永洛城  
通秦渭道路穿幕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功亦  
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  
之路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功尚有衝要城寨當  
修補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今恐未能興永洛  
之役詔公更不興修